



理工科严谨而“冷面滑稽”的推断、艺术专业的扎实功底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巧妙融合，造就了“复合型鬼才”Tango漫画的魅力。对这个世界，他还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与关怀，周围的信息、刚上映的影视、脱口秀等各门各类喜剧作品，都乐于接触，以此“充电”。谈及漫画如何与生活、与时代亲密联系，Tango对记者表示：“要真实，要有感而发。比如一个时事热点发生，写文的、拍视频的、画漫画的，大家都可以介入，用自己理性、审慎的诠释与思考，挖掘不同的视角，展示多维的深度。这样一来，末了，人们还能形成一种共同的回忆。”

诚然，伴随着社交媒体的热火朝天，近年来时事漫画渐呈兴盛之势。某位时事漫画撰稿人称，其所有作品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新闻事件，希冀漫画回归幽默、讽刺的本色，主动倾听民众的感慨，描摹现状，使艺术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更形密切。“现在，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原创者，人人都是评论员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时事漫画的需求量是很大的。许多年轻的漫画家，因而不断加入到时事漫画的队伍。只要你紧跟时事、关注民生，漫画的素材是取之不断、用之不竭的。”

“取之不断、用之不竭”，也是记者对Tango漫画的观感。而内容虽变幻多端如“加法”，画功却反而考验画家做“减法”——基本都是黑、白二色，线条、造型、主旨言简意赅又独具匠心，尽量不配文字说明，袅袅余味，留待诸位看官自行品尝，或食之弥香。作者、读者间达成一股默契，莞尔一笑，万语千言，尽在不言中。“说到我们上海漫画家的‘减法’，其实我也受到了郑辛遥老师的启发。他的漫画很‘聪明’，有哲理，随意挥洒，没画几笔，一件事情就讲清楚了。”

眼下，Tango正在考虑策划个人漫画特展，名字初步拟定为“漫漫疗”。“据说我的画很多人都是半夜看的，觉得‘治愈’。那我干脆就想，何不以‘治愈’为主题，在疫情过后推出一场漫展，抚慰精神味蕾，帮大家放松放松？”展览策划之外，他还同时思索着画风的“改革”。“因为一直做一件事，人容易滑入‘惯性’，累了，创新少了。今后，我预备在装置艺术、视觉艺术的空间开发自己的潜能——是的，我渴望不断尝试新事物。”

画坛往事，一段光辉岁月

综观Tango的画作，流淌着城市文化的趣味，实际打上了“上海”的烙印。这座繁花缭乱、春风故梦诉不尽的大都会，既是

他成长的家乡，更是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发祥地。Tango认为，中国漫画的前途，还是相当光明的。“读图时代，生活的节奏不一样了，许多人也许把原来分给电影的精力全给到了短视频，把原来分给长文的精力全给到了图片，视觉表达的地位，正前所未有地凸显。比如，我们业已看到，除了媒体常用到漫画的形式，生活里，随处可见漫画的身影——产品的说明书，各种广告、招贴等，都能让漫画家发挥天才、展露自我。总之，嵌入城市面相每个角落缝隙的漫画，在未来大有‘用武之地’。作为读图时代的受益者，漫画家要善用画笔引发大众的共鸣，一旦读者被触动，二次创作可能随之涌现，会很热闹。”

回溯我国漫画的简史，自两汉至唐宋再到明清时期，不乏以嘲讽、戏谑见长的海量珍品“有图有真相”，其夸张形象、深邃寓意，已比较符合漫画的艺术特点。而欲论中国现代意义上漫画的生成，毕竟离不开城市人文环境的滋养，与从前纯粹服务农耕文明审美系统的年代有所区别。近代开埠之后，我国沿海城市迅速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；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，适应城市文化消费的出版物——报刊，应运而生，成为漫画发表的主要载体。借助畅销报刊的影响力，漫画的作用日益突出，逐渐为读者所熟悉。1904年3月17日，上海的《警钟日报》以“时事漫画”栏目刊出漫画，“漫画”的称谓，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，惜乎昙花一现。1918年9月创刊的《上海泼克》，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份专业漫画杂志，由上海沈氏兄弟公司出版，但出版四期后，因主编沈泊尘肺病复发，不得不停刊。1925年，《文学周报》在丰子恺的作品下方注明“漫画”二字；过了一年，《子恺漫画》出版。其后，“漫画”这一画种的称呼终渐渐统一，在社会上普及并沿用至今。

辛亥、五四以降，中国的近现代漫画家，与中国的近现代报刊，便这么一同成长着。而上世纪的30年代，更是中国漫画一段群星璀璨的光辉岁月。1934年，张光宇与邵洵美组建了时代图书公司，创办《时代漫画》，请鲁少飞任主编。这本杂志角度开阔、内容多元，都市文化视觉形象的拓展、针砭时弊社会进步

上海漫画家 Tango。

